

涛声

集

扬子江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涛声

集

扬子江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涛声集/扬子江著.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3.9

ISBN7-228-08319-9

I. 涛... II. 扬...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4954 号

责任编辑:丁 璇 龙 峰

责任校对:诸 英

封面设计:汪 洋

涛 声 集

扬子江 著

出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编 830001
发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印刷 新疆阿克苏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
字数 300 千字
版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7-228-08319-9 定价:28.00 元



作者简介

张传义，笔名扬子江，男，汉族，山东日照市人，生于1946年7月，中专文化，中共党员，现任新疆阿克苏公路总段宣教科科长、高级政工师、新疆作家协会会员。

从事业余创作40年，先后在区内外发表曲艺、小说、散文、诗歌（歌曲）、报告文学、论文、杂文等一百余万字，著有杂文集《心潮集》、《逐浪集》（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本集系作者的第三部杂文集。

序

姚泰和

传义要我给他这本书作序，我也答应了，却一直没有提笔。其间，传义打长途电话曾问起过，我说工作太忙了，忙过了马上就写。后来，出版社的编辑丁璇女士也问过，我还是说太忙了。忙完了就……直到丁女士近日连续电话问过三四次，我才突然回过神来：我可能已经耽误了人家的编印出版计划！丁女士很有内养，话极客气，但我已很是汗颜。忙，确实也是忙，但多半是给自己找的借口。真正的原因，还是我没有想好咋写。我这人有个习惯，没有把啥都想好的时候，是不动笔的。要到都想好了，想透了，才提笔，然后一气呵成，中间不抽烟，不起来走动转圈儿，甚至水也不喝一口，一口气写毕才搁笔。

好在现在想好了，这就说罢。

我爸爸是个老公路交通，解放初开始在西安公路局工作，之后调到新疆交通厅，再之后，调到南疆的阿克苏任那里的第一任交通管理站站长。传义呢，那时就在阿克苏公路总段中修队工作。我上中学时，就知道公路总段有个写山东快书的张传义。我15岁上初三时便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了，那时报上也常有传义的名字，条件放宽一点，这就可以叫文友了吧？加之，他和我爸爸都在公路系统，所以，我知道张传义的名字是

很早的事了。

就凭这一点，传义这本书的序，我无论如何都得为他写。

我没有想到的是，传义从我上中学时就开始跑到报刊上舞文弄墨，竟舞弄了30多年非但劲头不减，反倒舞弄出了一点名堂来：从山东快书的写手成了杂文“专业户”；从文学爱好者成了新疆作家协会会员。有成果为记：这本《涛声集》已是传义出版的第三本杂文集了。

毛泽东曾有过一句话：“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借用伟人的话，我也想，一个人写几篇文章乃至出一两本书也许并不难，难的是一个业余作者，从年轻到老，一辈子坚持写作不放笔。传义对文学的这份挚爱，对特长兴趣的这种坚持，甚至在家人埋怨、在周围同事、熟人不理解的情况下，能如此不为所动、持之以恒，值得称赞。

我们工作、生活、生存的这个社会，光明的东西很多，但阴暗的东西也不少。而传义已经出版的两本杂文集和这本即将出版的杂文集，里面绝大多数文章都是揭露、鞭挞阴暗面的。歌颂光明，保险；抨击阴暗，危险。传义却从不顾忌这些危险。如果说，他的笔持之以恒，值得称赞；那么，他的笔不惧危险，则值得敬重。

因为，真正不顾忌危险的文人和敢于为国捐躯的军人，才是民族的脊梁、国家的柱石。遗憾的是，这种“柱石”军人今天依然很多，而这种“脊梁”文人却不多。更遗憾的是，文人中的“商人”增多了。

前两天，乌鲁木齐原文联主席谢刚振先生写了篇稿给我，题目是《三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写得很好，我打电话告诉他：“我刚读了您的大作……”他马上说：“那才一千多字，称什么大作呀！”我一向认为，文章的大小好差优劣，不在字数多少篇幅长短，而完全在于质量高低。质量差，哪怕五十万字一百万字，也是小；质量高，哪怕几百字也是大。传义的这本《涛声集》，各篇长则千余字，短才百余字，但字如针，读来并不觉浅。所以，借作序之便，我得说，作家们、记者们、专家教授学者们，提笔之时，当惜字如金，不写废话！

这两年，出书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想评职称的出书，想升官晋级的出书，想扬名作秀的出书；演员出书，运动员出书，电视主持人出书……倘出好书，对社会有益，对世人有益，自然值得鼓掌，但可惜许多都是除了作者之外并没有人愿意看的废纸废字！有的出了书还觉着不够，还要做广告，还要四处里找人捧场。

传义和这些出书的不同，他实在是有话要说；他实在是见解、有感悟要讲，不是为了名，更不是为作秀。

传义这人，是个实在人；传义这书，是本实在书。这大约是应了那句古语：文如其人。

已经太长了，就此搁笔。

2003年初冬 乌鲁木齐北门天际

从“华山论书”到《涛声集》

因为咱是凡人，不是神仙，不能在华山论剑，而在华山论书还是可以做到的。

那是上世纪的1992年晚秋的一天，我们从新疆赴西安参加政研会的一行人，利用开班前去华山一游，要去华山东峰看日出，必须在午夜时分登山，于是我们在向导的引领下，顶着繁星，踏着月光向华山进发。

华山之险要，早在电影《智取华山》中领略过，后来又有大学生张华舍身救老农的事迹，更知华山之险。今天亲临其境，险不虚传，向导边走边教给我们要领“看景不走路，走路不看景，一心不二用”，特别是到“百尺峡”、“回心石”、“千尺幢”等景点时，就更加险峻了。

凌晨六时，登上东峰顶，观过喷薄而出的红日，便下山往回返了。在东峰小憩时，遥望西峰，林海茫茫、松涛阵阵，也激起了我们的兴致。

同行的朋友徐卫星是学中文的，和我这个爱好舞文弄墨的比较投缘，两人便在华山顶上论起书来。

说起论书，还有一段巧合的小插曲——此行前，路经新疆库车时，驻军部队的文友张天鹏送我一本《张宿宗散文随笔集》，聊作途中解闷。我一路上把这本不太厚的集子翻阅完了，消遣之余受益匪浅。

不知怎的，当时思绪飞回到二十多年前，初中毕业的我，回乡务农到一个水库工地上劳动。

我们几个同学在劳动之余聚在一起，端着黑釉瓷碗，喝着白酒，海阔天空地谈论“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到外地闯闯，

见见世面,丰富生活,写小说,当作家。到新疆二十多年来,似乎在隐隐约约地为实现这个梦想而努力。

实现当作家的梦想何其容易?记得中国作协会员、阿克苏地区文化局创作办公室的李好学老师说过一句话“三年出一个好木匠,十年出不了个好作家”,创作办公室主任张风水老师的经验就是“读书、读书、再读书”。在四川大学任教的伯父扬以凡也教导我“多读唐诗、《三国演义》,文化瑰宝,博大精深”。

说起读书,本人实在汗颜,本来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业余读物也不多,但还是坚持通过各种渠道读书,有位文友曾问过“只见你整天写东西,不见你读书”,我告诉他我读书的时候他见不到,不然我怎能有动力写作呢?

在学生时期读王安友的《海上渔家》,王安友是“农民作家”,经过刻苦勤奋地写作,自学成才;读刘绍棠的《夏天》,刘绍棠算是少年得志的才子;他们是我心中的偶像。中学课本里就读鲁迅先生的《故乡》、《阿Q正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至今还能背出书中的段落。如果“临时抱佛脚”断然是不行的。

文友相赠,书算是珍贵的了。电影《一个都不能少》的编剧施祥生老师赠送我《中国当代杂文选》1—4卷,特别是《鲁迅作品名篇鉴赏辞典》更是百读不厌,给了我无穷的写作动力。

让我写作“有压力感”的,是1987年参加自治区总工会举办的“职工业余创作座谈会”。会上,有位已退休的欧先生带来了他写作出版的一部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还有一位参加过“作家大专班”的青年作者许某立志要当“中国的托尔斯泰”。这一老一小的成就和宏大志向,让我自惭形秽,也是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最大收获。

任何事情的成功,都有一个机缘,就像爆破的“导火索”。

第一次让我萌生“当作家”的“导火索”,是受新疆作协会员、记者姚泰和老师的启发,1985年秋,他把新疆作协会员

证拿给我看,当时,我便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也一定要取得这个证,当作家。

第二次机缘,就是1992年秋赴西安途经库车文友张天鹏送我那本集子,我读后便产生了出书的想法。

于是,当时我同徐卫星站在华山东峰上,心血来潮,对他说“明年我也要出一本书”。当时不知这话大得近乎“吹牛”,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何况有华山作证。一年后的1993年9月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杂文集《心潮集》。当徐卫星收到样书时为之惊叹,便发表了《言简而意深,语平而情遥》的文艺评论。不管评价怎样,至少我没有在华山论书时放空炮。这本集子也是我加入新疆作家协会的基石。

接着,于1995年9月出版了第二本杂文集《逐浪集》。施祥生老师发表了文艺评论《文章千古寸心知》,新疆文联老领导、评论家陈柏中以《做生活的有心人》作序。

《心潮集》、《逐浪集》的出版,使我在1995年12月加入新疆作家协会,离第一次萌生作家梦时,整整十年。

出书和加入作协,使我小有“名气”,朋友相聚,别人都介绍“出过两本书”,这样的话说多了,反而是一种“压力”。也有朋友问下一本书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涛声集》。

话虽这样说,《涛声集》成书谈何容易?1996年下半年之后的“厄运”,妻子的重病,财力的拮据,精神的压力,使得“涛声”难起。所以,《涛声集》整整酝酿、期盼了八年之久。

说起《涛声集》的出版,也是一种机缘。2003年8月下旬,我到乌鲁木齐参加新疆公路局举办的“兴起学习‘三个代表’新高潮研修班”。通过曾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工作的姚泰和老师联系,促成了这本书的出版,并约见了责任编辑丁璇老师。说《涛声集》在学习“三个代表”高潮中应运而生,一点都不过分。

激励我出《涛声集》的还有远在辽宁抚顺久病卧床十几

年的表姐王先凤，她同病魔作斗争的毅力永远是我人生的动力和学习的楷模。

记得青岛的二姑妈临终时遗憾地说：“俺传义要是上了大学，肯定是位大作家。”前辈的宿愿我永远不能忘怀，也告慰前辈的在天之灵，定会在文学道路上不断前进。

行文至此，对“自古华山一条路”产生了异议——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从来都不止是一条路的，“条条大道通罗马”，“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涛声集》的问世，使我在文学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三步，这三步并不容易，从华山论书算起，历经十一年。如果有朝一日，再登华山论书，才会觉得已出版的三本书如此渺小，真乃“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书与山相比，是沧海之一粟，尽管是“涛声”，水涨山高，永无止境！

——作者

序

目 录

廉 政 篇

与年龄何干·····	(3)
领导导向要正确·····	(4)
领导要当“多面手”·····	(5)
官话与行话·····	(6)
考评官与考评关·····	(7)
“干部考察”也应经得起考察·····	(8)
“贪门”一窥·····	(9)
“少贪点”毒饵也·····	(11)
贪帮与黑帮·····	(11)
买而“官”则贪·····	(12)
两手拿与两嘴吃·····	(13)
大道·小道·官道·····	(14)
官瘾与官气·····	(15)
莫让“哥们”进“官门”·····	(16)
窝贪与联贪·····	(17)
反腐败=?·····	(18)
“假廉书”联想·····	(19)
自己不写和自己写·····	(20)
不能让贪官划算·····	(21)
打假当打“护腐霜”·····	(22)
“歪批评”种种·····	(23)
换位与错位·····	(25)

本来就该这么做	(26)
本来就该发生	(26)
还法律以平等	(27)
要是己莫为	(28)
身教与形象	(29)
“终身制”的始与终	(29)
监督不力与不利监督	(31)
莫做“坏种子”	(32)
好处与“好处费”	(33)
后悔也是药	(34)
岂能“一勾”了之	(35)
“狗斗”偶感	(35)
看客与看笑	(37)
想起了“龟兔赛跑”的寓言	(38)
打“假精神文明”	(39)
有缺点的战士	(40)
另一种渊博	(41)
有感于“音乐细胞”	(42)
断桥断想	(42)
换角色·换位置·换脑筋	(43)
管理是关键	(44)
环境与竞争	(45)
“金锁链”的联想	(46)
治治“窗口”的“疮口”	(47)
“两手硬”与“两头硬”	(48)
别“白读”	(50)
责任书要负责任	(51)
服务不只在基层	(52)
待遇与机遇	(53)
理论研究“套”不得	(54)
差不多与差得多	(55)

出新才能制胜·····	(56)
说“基础”·····	(57)
信任与自律·····	(58)
“竞而优则聘”好·····	(59)
滥“化”也是假·····	(60)
积木与“积人”·····	(60)
守时与守信·····	(61)
有感于“领导罢酒”·····	(61)
开会要会开·····	(62)
想起“党里的人”·····	(63)
千万“别砸牌子”·····	(63)
又闻同志声·····	(64)
要有“悟性”·····	(64)
考评不能代劳·····	(65)
批案子与批条子·····	(66)
“在场与不在场一样”好·····	(67)
重在自警·····	(67)
管理要“管里”·····	(68)
管理防“管涌”·····	(69)
超载是祸根·····	(69)
“三公”忌“一私”·····	(70)
制度重在“都执行”·····	(70)
医德与医嘱·····	(71)
再累不能累精神·····	(72)
为“铜臭医”开方·····	(72)
有感于杨根思的“三个不相信”·····	(73)
“豆腐渣”工程香了谁·····	(74)
“引外”与“激内”·····	(74)
为“优良才算合格”叫好·····	(75)
学学“老虎杠子鸡”·····	(76)
“惟一”质疑·····	(76)

“用人机制”建起来·····	(77)
多些“管闲事的”·····	(78)
这也是维权·····	(78)
“法制官念”是关键·····	(79)
别搞“拉文配”·····	(79)
脑子与镜子·····	(80)
“公开栏”要发挥应有的作用·····	(81)
“方向盘”丢不得·····	(81)
拉不动别硬拉·····	(82)
班子与面子·····	(82)
“诱发疾病”的启发·····	(83)
八小时之外怎么做·····	(84)
也说“降到最小限度”·····	(85)
“厂务公开”盘点好·····	(85)
关机与关脑·····	(86)
台上台下·····	(87)
闻者足戒·····	(88)
查隐患要认真·····	(88)
别看“来头”·····	(89)
“工作检查”也应检查·····	(90)
“暖瓶把”的联想·····	(91)
养狗成害·····	(92)
由“划线”想到的·····	(93)
鼠年话“丑星”·····	(94)
析一段对话·····	(95)
说“忌口”·····	(96)
说“过分”·····	(97)
换亲与转亲·····	(98)
“这不是你操的心”吗? ·····	(99)
说“架子”·····	(100)
铺路石与打基础·····	(100)

文凭的变种·····	(101)
出发点与切入点·····	(102)
占位子·····	(103)
能上能下话竞聘·····	(104)
市民文明与城市形象·····	(105)
“以人为笨”·····	(106)
别打“烟幕弹”·····	(107)
从老鼠不识字说开去·····	(108)
“没烧自己不疼”乎·····	(108)
与群众利益挂钩·····	(109)
何必“你有我有全都有”·····	(110)
说“做戏”·····	(111)
勾销了什么?·····	(111)
金蛇狂舞·····	(112)
《卖拐》随想·····	(113)
不到位与到位·····	(114)
堵“漏洞”要不怕“捅漏子”·····	(114)
照亮“灯下黑”·····	(115)
“联系点”与互联互通·····	(116)
凡是·娘是·爹是·····	(117)
“包点”要包到点子上·····	(118)
为“狗咬耗子”叫好·····	(118)
不怕与可怕·····	(120)
骗子的包装·····	(121)
装款·····	(122)
别出“防空洞”·····	(122)
从“刘墉降级”说起·····	(123)
再说“含钢量”·····	(124)
含真量与含公量·····	(125)
伸手与得手·····	(126)
莫让责任书成了“责任虚”·····	(127)

遏制“混病”	(128)
说“不满”	(129)
会议不妨裁材料	(130)
开会与旅游	(130)
老母牛与老黄牛	(131)
“办事”的是非	(132)
敢于顺藤摸瓜	(133)
当好“被管理者”	(134)
钱的颜色	(134)
不该出	(136)
究竟谁怕谁?	(137)
黑话“那个”	(138)
旁观者“不清”	(139)
可贵的“管一天”	(140)
时代需要“军需处长”	(141)
话说“关系网”	(142)
莫当“遥控器”	(143)
也说“向钱看”	(144)
甲鱼与假人	(145)
法律与顾虑	(146)
假话亦须打	(147)
慎重对待“酒文化”	(148)
生活是杯酒	(149)
酒道	(150)
小议“懒班子与烂班子”	(151)
演戏与做人	(152)
人面狗	(153)
好一个“眼不见”	(155)
要敢于“剃刀见红”	(156)
偷出的跳出的和带出的贪官	(157)
本钱·本事·本色	(157)